卷首语

自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来，学科建设已经成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抓手”，尤其是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束后，以学科评估结果配置资源成为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切入点。学科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学科评估牵动着高校发展全局，深刻影响着高校内涵式发展。

然而，学科到底是什么？学科评估究竟应该评什么？学科评估如何引领高校办学的价值取向？著名学者邬大光教授说：“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政策问题，更是实践问题。”答好这些问题，将有利于高校“双一流”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有利于学科建设持续发展，有利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学术生态不断优化。

2020 年 2 月 18 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下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2 月 21 日，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和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2 月 23 日，科技会、财政部发布《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短时间内，国家有关部委密集发布文件，制定政策，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论文论“英雄”简单粗放的科研资源分配方式进行调整，是坚决破除“五唯”顽疾的积极探索，也再一次将如何推进学科建设、如何改革学科评价指标体系、如何完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等一系列问题推到前沿。

基于此，本期《高教动态》选取有关学科建设、学科评估等主题文章，同时，从学科作为大学的管理手段这一视角出发，探讨大学治理现代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和内涵建设等相关话题，以期对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和组织参加第五轮学科评估提供相关参考借鉴。

高教动态

辽宁科技大学发展规划处编　　2020 年第 2 期（总第 5 期）

目　录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学科评估体系……...（1）

加快推进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18）

基于高等教育现代化视角的学科评估思考……...（27）

构建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学科评估体系……..（39）

大学竞逐 ESI 会扭曲学科生态……..（51）

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实施方案……（58）

2018 年辽宁科技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结题名单……（72）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学科评估体系

黄宝印等

学科是高等学校的基本单元，集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为一体，是高校承担大学功能的基本载体，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本支撑。如何有效开展学科建设，合理布局、优化资源、突出特色、强化优势，形成良好学科生态，推动学科更好更快发展，打造更多学科高原高峰，是高等学校的重大课题。评价是学科内涵建设管理闭环的重要节点，科学评价学科内涵建设成效，对推动高校科学合理定位、准确把握学科发展态势、合理布局学科整体发展至关重要。学科评估正是顺应历史潮流，应运而生，顺势发展。当前，国内外各类评估排名种类繁多，如何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学科评估制度，积极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历史使命。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简称学科目录）是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学位授予的基本依据。2002 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简称学位中心）依据学科目录，按一级学科口径开展了整体水平评估（简称学科评估），目前已进行了四轮。十几年来，学科评估日益得到政府部门的充分肯定和参评单位的广泛认可。最新开展的第四轮学科评估，在继承前三轮学科评估经验基础上，在诸多方面取得新突破。一是评估方案调研力度创历史新高。

学位中心在评估启动前专门设立课题研究，同时在 16 个省市区召开 18 场全省范围内的指标体系调研会，听取 200 余所高校的 800 余名专家、校长及 40 余位省市区教育厅代表的意见建议，并就特色学科、毕业生质量、师资队伍评价等指标召开专题研讨会。二是参评单位和学科数量创历史新高。本轮评估在 95 个一级学科范围内开展（不含军事学门类等 16 个学科），共有 513 个单位的 7449 个学科参评，比第三轮增长 76%，全国高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有 94%申请参评。三是参与评估专家及人员数量创历史新高。本轮评估邀请 23 万学生和 15 万用人单位联系人开展大规模网络问卷调查，邀请 13000 多名同行专家进行“基于客观事实的主观评价”，邀请大量同行专家和行业企业专家进行学科声誉调查，邀请数千名海外专家在 6 个学科试点开展国际声誉调查。四是评估数据核查力度创历史新高。为确保学科评估数据可靠性，学位中心根据既定程序，采取六大举措，严格进行数据检查，基于自建的 50 余个公共库和第三方公司数据库，采用人机交互方式，核查数据超过 300 万条。这“四个新高”，说明高校对学科评估的充分期待和高度认同，说明广大专家集体的智慧凝结和艰辛付出，说明了评估过程的严谨严格和评估结果的客观真实，也说明中国特色学科评估体系、评估办法不断完善和日益成熟。

经过一年多努力，第四轮学科评估按照既定工作程序，完成信息采集、信息核实、信息公示、反馈确认、主观评价、权重调查、结果统计、结果发布等环节，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公布结果。评估结果发布半小时内，“微言教育”微信阅读量突破 10 万，19 小时内突破 100 万。结果发布不久，新

华社、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十家媒体（及部分境外媒体）转发评估结果，进行正面报道；北京、上海等省市初步总结本省市高校参评整体表现，对优势学科进行分析；许多高校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学科评估开启新的导向和标杆，并对在学科评估中的表现进行总结和分析，调整学科发展战略规划和布局。有学者建议将评估标准和结果用英文进行宣传，把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估理论和实践推向国际舞台。经过 15 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学科评估以其不断更新的评估理念、不断完善的评估体系、严谨严格的工作程序、客观公正的评估结果，呈现了学科内涵建设成效，在高校积极推进学科建设大背景下，发挥积极促进作用。

本文以促进学科内涵建设为主线，从评估理念和指导思想、体系构建、评价办法、发布模式等方面进行系统总结，更广泛听取意见，不断完善评估策略，构建我国学科建设评价理论体系和实践的“中国标准”，为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学科水平做出更大贡献。

一、扎根中国大地，牢固树立以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为根本遵循的评估理念和指导思想

2014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鲜明提出办好中国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进一步明确高等教育当前和今后改革发展的重大方向和重要任务。刘延东副总理在教育部直属高校

工作咨询委员会第 27 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安排，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奋力谱写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的辉煌篇章。开展学科评估，必须立足中国大地，突出中国特色和优势，积极借鉴世界先进经验，紧紧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高等教育重大要求。坚持内涵式发展，是高等教育的时代特征和使命，是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价值导向和遵循，也标志着我国学科建设和学科评估工作进入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处于高等教育的顶端，研究生教育评价是影响高等教育的重要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正在走向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目前已成为拥有世界第二大规模的研究生教育大国，根据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明确了研究生教育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提出“管办评分离”的教育内部治理新理念，要求“以推进科学、规范的教育评价为突破口，建立健全政府、学校、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关键是要解决高等教育发展的几个“元命题”，即规模与结构、质量与成效、评价与引导的问题。其中，评价是高等教育管理闭环的“调节阀”，是助推和修正规模、质量、成效的前端环节。构建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评价体系，是实现内涵建设理念的基本要求。学科建设是研究生教育基本支撑，学科建设评价是检验内涵建设实施效度和成效的重要手段。坚持什么样的方向、如何融入内涵建设体制机制、遵循怎么样的价值取向、确定怎么样的体系设计导向，是决定评估是否有利促进内涵式发展的关键。

学位中心于 2002 年启动首轮学科评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完善，确定以下评估理念和指导思想。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学科评估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力引导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考察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学生质量和毕业生发展质量是否实现既定培养目标。二是探索有效运行机制。在新时代质量管理体制机制框架下，尝试从不同于政府行政性评估的角度，以第三方开展学科评估；以不同于政府合格性评估性质，以内涵建设的成效和水平为重点开展水平评估，寻求体制机制创新，协同构建合格评估、专项评估、质量认证和水平评估“四位一体”质量保障模式。作为非行政性评估，单位以自愿申请、免费参评的方式参加评估。三是把握鲜明价值取向。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以改革创新、追求卓越为动力，按照“人才为先、质量为要、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价值取向，设计学科评估实施方案。评估体系设计理念上，坚持以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科建设水平为重点；在评估方式和评估内涵上，坚持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强调国际影响。四是体现科学的导向作用。评估体系架构和权重是评估的核心内容，具有强烈导向作用，左右着学科的发展方向。学科评估坚持“质量、成效、特色、分类”评估体系构建导向，以检验内涵建设成效为基本遵循。在评估指标体系中，强调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首位，

把内涵建设成效作为重点；在评估体系观测点上，注重反应内涵特色；根据评估学科特点，强调分类评价，反应不同学科内涵特征。

二、立足高校实际，建立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学科评估体系

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任务；科学研究是大学的重要职能，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功能延伸；几大功能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只有具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师资队伍，才能完成和实现大学的基本功能，国际交流和影响力则融入各项功能之中。高校要形成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师资队伍建设为支撑的内涵式发展基本要素。学科评估按照上述基本要素，根据评估基本理念、性质定位和价值取向，建立以“师资队伍与资源”“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四个一级指标为框架的评估指标体系。第四轮学科评估经广泛深入调研、凝聚各方共识，坚持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改革基础上的发展，重点强化“五个引导”，着力构建学科评价体系的“中国标准”。

（一）坚持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引导高校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内涵式发展的核心任务

第四轮学科评估坚持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构建了“培养过程质量”“在校生质量”“毕业生质量”三维度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方法，引导高校从培养过程投入、学生获得感、学生学习成果到毕业后职业发展状况来全程关

注人才培养质量。为有效评价教学质量和毕业生质量，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学生调查”和“雇主调查”，将教学质量和毕业生质量的评价话语权拓展到教育系统之外，有助于将社会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实际需求反馈给各高等学校，实现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充分衔接，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职能。

（二）改革师资队伍评价方法，引导高校关注师资队伍结构质量和青年教师发展，抑制人才无序流动

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是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重要要求。第四轮学科评估克服“以学术头衔评价学术水平”（俗称“数帽子”）的片面做法，采用“代表性骨干教师”和“师资队伍结构”相结合的评价方式，由专家综合考虑教师水平、队伍结构、国际影响程度等进行评价。在代表性骨干教师中，要求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青年教师，体现队伍结构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规定成果按“产权单位”认定，不随人移。通过这种方式，引导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时，不将目光仅仅放在引进“带帽”人才上，更注重人才成果产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才无序流动现象也起到抑制作用。新的评价指标，有利于引导高校培养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优秀教师队伍，促进高校良性竞争和人才合理有序流动。

（三）改革学术论文评价方法，引导高校提升论文质量、重视中国期刊发表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是学科建设的核心驱动力。学科评估着力构

建充分体现质量导向的学术论文评价方法，克服唯论文数量和国外期刊的评价方式。一是淡化论文数量，强化论文质量。自然科学学科不再统计 SCI、EI 等收录论文数，引导高校学术研究更注重质的提升。二是量化指标与代表作评价相结合，在统计“中国版高被引论文数”的基础上，注重对各学科提供的“代表性论文”进行同行评议。三是合理把握中外期刊论文的综合评价，强化中国期刊在评价中的重要作用，并特别规定代表性论文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中国期刊论文（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不断提高中国期刊影响力，鼓励优秀成果优先在中国期刊发表。

（四）强化社会服务贡献评价，引导学科建设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学科内涵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学科评估尊重高校自身定位，强化学科优势特色发展，着力构建充分体现服务贡献成果的评价方法，首次单独设置“社会服务贡献”指标，请专家综合考察本学科社会服务贡献的总体情况和“代表性案例”，引导学科建设更加关注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通过开放性案例评价，能够充分体现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差异性发展成果，克服“一把尺”评价弊端。社会服务贡献评价有利于彰显学科建设成果对国家、地区、行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特色贡献，引导高校“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五）强化分类评估，引导高校关注学科特色和内涵建设

不同类型的学科如果都按照统一的指标体系来进行评价，无法反映学科特色优势发展状况，也无法体现学科的真实水平。学科评估着力构建充

分体现学科特色的学科分类评价方法，第四轮评估指标体系进一步细化分类评估。根据广泛调研专家意见，在第三轮评估基础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分别设置指标体系，农科、医科、理工、管理、艺术、建筑、体育分别设置指标体系，共设置 9 套指标体系框架。指标权重是指标体系的重要内容，遵循严格的程序分“三步走”确定。一是学位中心参考上轮指标权重和本轮评估改革理念，形成指标权重设定基本考虑和权重“初值”；二是召开专家研讨会，确定指标权重设定原则和权重“参考值”；三是在每个参评学科至少挑选一位，根据权重设置原则和“参考值”给出各自的建议权重，学位中心通过求平均值得到 95 个学科的最终权重。每个学科分别设置指标权重，进一步体现学科特色，避免学科建设同质化。只有“量身定做”的指标体系和权重，才能“量体裁衣”评判学科内涵建设成效。

三、突出中国特色国际影响，建立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学科评估办法

科学的评估体系必须辅以科学的评估办法，评估才能实现促进内涵建设的初衷。学科评估必须在信息申报规则、信息标准界定、获取信息的可靠性、以及对定性指标评价方法上，有针对性的创新和改革，遵循学科内涵发展规律，才能体现评价的公平公正，体现评价对大学学科内涵建设的正确引导，促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转变。

（一）采用主观与客观评价相结合方法，全面观测学科建设成效

一般来讲，国内外大部分学科评价仅采用客观定量数据，过度依赖公

共数据资源。公共数据未必能真实客观反映每一所特色学科或特色院校真实实力，而且高校很难从排名评估中收获到如何调整发展战略，如何谋划改革创新等信息。因此，仅靠客观（定量）数据评估，难以推动高校内涵建设。第四轮学科评估在科学采纳能够反映学科建设成效的定量数据基础上，克服当前国内外大学学科评价主要依据公共数据评价的片面性，邀请同行专家对毕业生发展质量、社会服务贡献等指标项进行主观评价，并面向学生和用人单位开展大规模问卷调查。通过主客观相结合方式，全面综合反映了学科建设的内涵，把不宜通过定量评价的指标交给专家以及参与高等教育的学生和用人单位进行评判，让高等教育系统外的意见与声音被高校聆听，更系统全面地服务于学科内涵建设发展。

（二）创立“归属度”认定成果方法，科学评价跨学科成果

当前，新兴学科发展日益壮大，国家不断鼓励新兴交叉学科建设发展、促进原始创新。科学地评价跨学科成果和研究项目已成为教育评价领域的国际难题。由于我国学科划分相对较细，交叉学科研究普遍存在，不考虑评价跨学科成绩的评价体系，会引起跨学科成果随意在相关学科重复使用，导致评价结果失真。第四轮学科评估提出了“归属度”成果认定方法，跨学科成果依据内涵归属按比例拆分到若干学科，但比例之和不超 100%。这种“归属度”方法既避免同一成果随意多用，也为交叉学科研究成果的客观评价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施方法。

（三）采用绑定参评方法，引导高校优化学科布局

随着二十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高校在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一

批又一批优秀人才的同时，也产生自身发展“规模性问题”。部分院校盲目扩点，办学招生，背离学科发展初衷。部分参评学科可能存在不合理整合材料的问题，无法真正通过评估发现高校建设问题。第四轮学科评估在高校自愿参评的前提下，实施了更加严格的“绑定参评”规则，要求同一学科门类满足参评条件的学科须同时申请参评或均不参评（仅有“硕士二级”授权的一级学科除外）。“绑定参评”是克服材料不合理整合的有效机制，有利于真实反映高校学科整体水平；同时也促使高校摸清学科家底，重新审视学科布局，增强调整动力，引导高校自主优化学科布局，重构内部机制，克服盲目扩点、“摊大饼”式的学科建设倾向，正视不均衡不充分发展问题。

（四）采用全过程严格审慎的核查方法，确保评估数据真实可靠

评估信息可靠性是评估重要环节，是确保评估结果可信度的根本前提。即使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信息来源不可靠，评估结果就不可信。放眼国际，大部分学科类评估与排名数据都缺乏系统性核查，公共数据本身又无显性的学科属性，因此学科类评估“数据审计”更具挑战，是评估的“重头戏”。为保证数据真实可靠，第四轮学科评估严格按既定程序进行，通过数据标准检查、证明材料核查、公共数据比对、重复数据筛查、重点数据抽查和信息网上公示等 6 项举措，对参评材料的 300 余万条数据进行全面严格和交错的审核，确保数据真实可靠。特别是在国家安全部、保密局等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在参评范围内公示部分数据，高校、同行之间互相监督，引导高校不寻找捷径，认认真真进行内涵建设。

（五）采用国际同行评价方法，推动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影响评估品牌

学科建设的认可度是评价学科内涵建设成效的重要参考指标。放眼国际，很多学科评价均邀请国际有影响力的学科同行专家参与声誉度调查，考察学科在同行中的影响力和实力。在我国高校“引进来”的过程中，已经有很多国外优秀成果进入我国，为提升我国学科建设服务，但我国学科也很需要“走出去”，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扬中国风格，体现中国特色，发出中国声音。为提高我国学科国际知名度和我国学科建设的国际影响力，第四轮学科评估首次邀请海外同行专家，在数学、物理、化学、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等 6 个学科探索开展国际声誉调查，引导高校放眼国际，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进而为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评估品牌积极探索，积累经验。

四、强调以评助建以评促建，创新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学科评估结果发布及应用模式

学科评估的主要目的就是以评助建以评促建，促进高校自我诊断和审视，把脉学科发展状态。改革创新结果发布及应用模式，引导高校更加关注学科内涵建设，推动学科协调发展。

（一）公布“分档”结果，引导高校注重推动学科内涵建设

学科评估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排出名次，而是通过评估发现学科建设的优势和不足，揭示学科发展规律，促进学科内涵发展。通过公布学科分数，的确可以评出高校水平的高低，但其实很多院校的实力差别不是一两分能够表现和区别的。过度关注分数，会导致评估“指挥棒”导向出现方向性

失误。经过权衡和比较，第四轮学科评估摒弃以往结果发布方式，也进一步创新了评估理念，评估结果不再公布分数，也不公布名次；而是采用按百分位进行分档的方式公布结果，不强调单位间精细分数差异和名次前后。具体方案是：按照原始得分的排名百分位分档，仅公布前 70%的学科，并将前 70%的学科分为 A+、A、A-、B+、B、B-、C+、C、C-九档。这样既保证较强的区分度，体现学科建设水平的实际变化，满足社会对教育质量的知情需求，又淡化分数和名次，有利于引导高校将注意力转移到学科内涵建设的优势和不足中去。

（二）提供“学科优秀率”，引导高校注重学科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取得重大成就，学科内涵建设不断取得重大进展。但也要看到，学科发展地区间差异较大，高校内部学科发展不协调，有些高校部分学科“一头独大”，有些高校学科建设“贪大求全”，学科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态势比较凸显。第四轮学科评估首次向参评高校提供“学科优秀率”，即优秀学科数（A 类学科数）占全校博士硕士授权学科数的比例。经分析发现，很多高校存在此类“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学科优秀率”是分析大学学科优势布局的重要参考，有利于帮助高校发现学科布局不足，发现学科内涵建设不平衡情况，调整谋划适合本单位发展的合理布局。特别是对于着力建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不仅要关注某些强势学科的发展，也要关注学校整体学科发展态势，构筑更加有利于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良好学科生态。

（三）公布学科建设整体情况，注重展示我国学科建设最新成果

学位中心立足第三轮和第四轮学科评估的关键指标，分析近五年我国学科发展整体成果。一是分析研究生培养的规模化指标（学生人数、就业满意度、就业分布等），发现我国研究生教育在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突出，高层次人才的供给水平稳步提升，研究生质量的社会认可度显著增强，扎根基层、服务基层的精神愈加彰显。二是深入分析学科科研投入性和产出性指标（经费投入、论文发表、重大项目攻关等），发现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原创成果产出取得巨大突破，创新体系日趋完善，国际影响显著提升，学科融合不断深化，科研创新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能力明显增强。三是综合分析师资结构性指标（规模、年龄、学缘、国际化、教学成果等），发现我国已初步建立规模与质量并重的专任教师队伍，专任教师在师德与能力、教学与科研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四是系统梳理代表性案例指标，发现我国高校面向社会需求积累“中国经验”的程度大幅提升，面向技术前沿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大幅提升，面向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服务“中国工程”的水平大幅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正朝着高质量、创新性、深层次、世界一流的目标稳步迈进。分析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校学科发展呈现整体快速提高、高原学科更多崛起、高峰学科更多挺立的良好态势，各个领域学科建设成效显著，在高水平人才培养、高质量科学研究、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等方面日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公布我国学科发展整体成效，有利于促进高校瞄准战略需求，紧盯国家发展方向，提升自身的学科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中国

学科建设的显著成就，也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我国学科发展模式、发展建设成就的高度自信，激励高校更有信心更有决心地投身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四）提供学科大数据分析服务，助力学科内涵建设

经过 15 年四轮评估，学科评估已建立了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可靠性最高的学科大数据库，对研究学科发展规律，发现内涵建设优劣，推动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将发挥十分重要作用。学位中心将按评估初衷进行多类型、深层次的数据挖掘，统计学科核心指数，揭示学科发展规律，展现学科发展成就，为促进学科内涵建设提供服务。深入挖掘学科大数据，为参评学科、高校、省市区教育主管部门及国家提供学科分析报告等服务，真正做到以评促建。引导学校把准备评估、分析评估结果等全过程，变成学校梳理学科家底，规范学科建设管理，谋划学科发展、促进学科内涵建设的过程。要从“评完开始”，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依托学科评估积累的宝贵数据资源，构建常态监测的大数据“学科自检平台”，为学校和政府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支持。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指出，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建设高水平大学。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2017 年 1 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的通知（暂行）》指出，坚持以学科为基础，

着力打造学科领域高峰。支持一批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学科，加强建设关系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学科，鼓励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布局一批国家急需、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的学科，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着力解决经济社会中的重大战略问题，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强化学科建设绩效考核，引领高校提高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以学科为基础，已成为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原则，以学科为基础已成为高校加快高水平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的重要抓手。学科评估结果与国家“双一流”建设，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一种重要参考和多元视角之一。学科评估初心和价值是服务学科建设，服务研究生教育发展，服务政府和社会对大学学科的信息需求。根据我国国情和教育实际，只有努力构建由“政府、高校、社会”共同参与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三者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有机协调，相互支撑，才能形成教育管理高效闭环，优化内部治理体系，达到教育质量监控的最佳效能，支撑我国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可持续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新征程已经开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国家发展大势，坚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学科评价制度为使命，以积极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为根本遵循，加大研究力度，完善评估体系，提高学科评估的公正力、引领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更加突出人才培养，更加突出学科特色，更加突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不断健全学科评估标准；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发展的时代特征，进一步引导高校实现内涵式

发展；坚持服务国家和地区重大战略需求的学科建设根本导向，进一步引导高校扎根中国大地办高水平大学；坚持立德树人的中国高校发展核心，进一步引导高校始终以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层次人才作为高校发展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一流为目标，进一步引导高校优化学科布局、打造更多国际引领的学科高峰；坚持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学科评估制度，进一步引导高校树立教育自信，增强国际竞争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黄宝印，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加快推进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

杜玉波

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经过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实践探索，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一高等教育制度体系，既有着十分丰富的实践内涵，又有着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具有全新的世界意义。立足高等教育由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跨越的新起点，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需要，我们必须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快推进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

一、完善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的一体化育人体系——立德树人绝不仅仅停留在德育课程讲授上，而是应该渗透到智育、体育、美育、劳育中

今天的大学，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延伸到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承载着越来越多的使命和责任。但究其根本，立德树人仍然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高校的立身之本，是办好中国特色高水平大学的核心理念，是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有效落实这个根本任务，需要我们坚决贯彻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思想理念，构建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相统一、校内教育和校外培养相协同的一体化育人体系。

在大学阶段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该解决大中小学德育教育衔接不紧密的突出问题。从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大中小学的德育在传授内

容上呈现步步高的趋势，但在实践层面上却难以达到层层深的效果，必须有效解决知识传授与行为实践相背离的矛盾。与中小学相比，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认知范式和交际行为都具有一系列新特点，特别是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方面，呈现出思想观念多元化、价值追求个性化、人生理想务实化等鲜明特征。对于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的思想品德教育，当代大学生大多有一个独立思考、评判选择、内在转化、自觉践行的过程。这就需要树立系统思维，科学把握各个阶段学生成长的认知规律，建立既与中小学德育相衔接，又真正适合大学生成长特点的一体化育人体系，从而使中小学的德育教育在大学阶段得到巩固和完善，真正内化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和行为规范。

在大学阶段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该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中“五育”割裂化的突出问题。要清醒认识到，立德树人绝不仅仅停留在德育课程的讲授上，而是应该渗透到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诸多方面中。要明确所有教师都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德育的要求贯穿到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之中，加强学校德智体美劳教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大力构建以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等为依托，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形成强大育人合力的立德树人落实机制。

在大学阶段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该解决长期存在的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不协同的突出问题。当代的大学，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象牙塔。所以，在大学生的教育培养特别是思想品德养成过程

中，大学不能再唱独角戏，应该统筹发挥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的育人资源。特别要高度重视家庭教育，这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是每一个人教育的起点。同时，要高度重视社会教育，这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必要延伸，是学生走向社会不可或缺的历练过程。只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不唱对台戏，同唱一台戏，才能相互协同，形成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强大合力。

二、夯实以服务需求为特色的学科专业体系——压缩“平原”，多建“高峰”，避免赶速度、铺摊子、求规模

学科专业设置特色是一所高校的最根本特色，学科专业建设水平是一所高校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整个体系中，各高校应该立足本校实际，紧紧围绕国家和社会需要，设置科学合理的学科专业体系，这是解决高等教育供给与需求这一结构性矛盾的迫切需求。

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存在供给与需求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高校毕业生数量庞大，就业难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们；另一方面是人才供给远远满足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在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产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调整的背景下，就业难与人才难得的矛盾更加突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在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过程中，一些高校过分关注规模数量发展，而忽视学科专业、类型层次、内外部管理等结构的调整，影响高等教育整体效能的发挥。所以，要扎根中国大地、坚持服务需求这一导向，把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前提条件，把落实国家标准作为学科专业建设的底线要求，确保

学科专业自身发展的“小逻辑”服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选择性地设置和发展学科专业，是学科专业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结构类型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已经从相对单一的结构向多元多样化办学结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不是说学科专业越多越好，越全越好。学科专业不在多、不在全，而在特、在强。关键要建设好与本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群，压缩“平原”，多建“高峰”，避免赶速度、铺摊子、求规模。尤其要把学校传统的优势学科专业做强，把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做精，把新兴交叉融合的学科专业做实。一些高校选择学科专业的时候往往忽视这些问题，简单与其他学校的学科专业进行对比，认为论文发表量高的学科专业就是优势，忽视了学科专业和学校的特色定位。

实际上，“特色+优势+一流”，才是真正的一流，才是持久的一流。在具体操作上，要不断强化学科专业高点，培育学科专业重点，扶持学科专业增长点。既要克服“唯学科专业论”的倾向，也要克服“撒芝麻盐”的倾向，把有限的资源统筹利用好，好钢用在刀刃上，形成学科专业发展优势带动、多元发展、交融并存的良好态势。另外，要针对高校学科专业上的盲目布点、重复设置，“多而散”的功利性现象，必须痛下决心建立预警机制，把就业状况反馈到人才培养环节上来，引导高校科学合理设置学科专业，统筹好学科专业的存量升级、增量优化、余量消减工作。

三、形成以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分类办学体系——不能盲目攀高，一味追求学术型综合型，要形成梯度、对接需求，从“金字塔”转向“五指山”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既有研究型大学，又有应用型大学，还有职业技术型院校。我们的各级各类高校要在不同地区、层次、领域内办出特色，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把多样化、有特色、服务需求作为高校发展的战略选择，实现高校的错位发展、内涵式发展，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格局。

在学校层次类型上，不能盲目攀高，一味追求学术型、综合型，要形成梯度、对接需求。要从“金字塔”转向“五指山”，既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也要发展应用型大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要追求卓越、办出特色，实现高校差异化发展。本科教育要培养适量的基础性、学术型人才，但更重要的是加大力度培养多规格、多样化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研究生教育要以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为重点，培养结构从以学术学位为主向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协调发展转变。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为重点，走校企结合、产教融合、突出实战和应用的办学路子。近年来，教育部强调，特色学校不能变为综合学校，专科高职学校不能升为普通本科学校，职教体系学校不能转为普教体系学校。现在，职业学校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着办学层次的提升，转入普教体系发展，而是保留职业学校名称特色，保持职业教育属性和发展定位，积极探索本科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新路径。

同时，要通过推动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使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比例更为合理。通过加快“双一流”建设，形成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要针对不同类型

层次高校的办学特点和资源需求，形成分类评价的体系标准和管理政策，建立不同类型高校的经费投入、人事管理、质量评估、监测评价制度，逐步构建起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分类办学体系。

四、构建以质量贡献为导向的教育评价体系——过于追求排名是学术短视的功利行为，世界上名声赫赫的大学，没有哪所是通过排名排出来的

评价是一个必须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认真践行重师德师风、重真才实学、重质量贡献的价值导向，构建以质量贡献为导向的教育评价体系。这样一种教育评价体系，应重点把握好四个方面：

一是培养一流人才，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首要标准。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主要是看培养的学生优秀不优秀。大学应该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在其中涌现出引领社会发展的能工巧匠、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人才。

二是产出一流成果，把对国家的贡献度和国内外公认度作为重要考量。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大学的使命。大学的成果应该表现为破解世界科技前沿难题、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回答解决区域行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等多种形式。

三是发挥一流影响，把形成的重大影响力作为最高评价。大学的影响源自大学文化的沉淀和积累，表现为对高等教育现代化趋势的引领。要以长远的眼光、历史的视野，审视一所大学对国家、民族所作的贡献，以及

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影响。

四是办好一流本科，把一流本科教育作为立校之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基础在本科。没有高质量的本科，办好大学就缺乏根基。大学的本科教育应该在领导精力、师资力量、资源投入等方面具备充足的保障。在办学质量的评价条件中，要加大本科教育的指标权重，使本科教育和人才培养真正成为大学的底色和第一使命。

需要强调的是，在构建中国特色教育评价体系时，可以借鉴参考国外一些通行的做法，在可比领域和具有显示度的指标上，加快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赢得国际的认可和尊重。但是，我国的大学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色，绝不能被国外的排名指标牵着鼻子走，更不能简单套用、完全依赖。建设“双一流”，不能唯国际排名论英雄、论成败，关键是要解决好国家和民族面临的时代问题，这是我国大学不可回避、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学校过于追求排名是一种学术短视的功利行为，不符合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的普遍规律。世界上名声赫赫的大学，都是因为优秀人才培养和卓越学术成果积淀而得到公认的，没有哪一所是通过排名排出来的。

五、坚持以党的领导为统领的内部治理体系——形成“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治理格局，释放办学活力，激发办学动力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要构建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以职能部门和专业院系为依托，以学术委员会、教代会、理事会等为支撑的现代化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坚持和完善这个治理体系，才能形成“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治理格局，释

放办学活力，激发办学动力，不断提升高校办学治校的治理能力。

首先，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增强政治引领力。在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中，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根本制度，就是党委重在谋划和决策，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职责，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校长重在实施和管理，全面负责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依法行使职权。在这一体制运行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把握好“集体领导、科学决策、分工负责”这三个关键点。

其次，要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各个院系和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形成高效、协调、顺畅的运行机制。注重激发院系“中场发动机”作用，把党的教育方针和重大战略部署，落实到院系的各项工作中来。充分发挥学校各职能部门联动的工作优势，始终围绕学校的中心任务特别是人才培养这个核心，坚持不懈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要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原则，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再次，要学习借鉴国内外办学治校先进经验，把学校的学术组织和群团组织作用发挥好，创造良好的办学生态环境。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既相对分离，又相互促进，形成相得益彰的良好工作机制。既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事项中的作用，真正做到“学术的事，多听教授的”“上课的事，多听老师和学生的”；又要充分发挥工会、教代会、学代会在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中的作用，调动广大师生参与学校改革发展的积极性，推进学校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还要充分发挥理事会或董事会在参与讨论学校发展规划、经费筹措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作用，建立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

杜玉波，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会长。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20 年 4 月 7 日）

基于高等教育现代化视角的学科评估思考

张　炜

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为新时代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绘就了路线图。高等教育现代化需要现代化的评估体系，当前，第五轮学科评估在即，“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学科评估体系”至关重要。

一、学科概念及学科设置

学科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学校教学的科目以及军事训练和体育训练中的各种知识性的科目。国内文献一般将学科英译为“discipline”，但二者的词义并非完全一致。

人类系统化了的知识主要是以学科的形式出现的，但对于知识的划分却是人为的产物。由于划分的目的、维度和需要不同，划分的结果并非绝对和唯一。一般来说，可以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框架划分，也可以按实证学科与规范学科的框架划分，自然科学还可按照科学学科、技术学科、工程学科的框架划分，体现对于学科不同的视角和价值判断，相互之间有可能存在差异和矛盾，但不可将不同的划分方法相互割裂和对立。另外，由于学科的细化与交叉融合并存与发展，不少高校出现一学科多学院（系）和一学院（系）多学科状况，给现代大学治理带来挑战。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高校设置了大量新的学科专业。为收录全国中学后教育机构开设的学科专业，进行分

类和赋予代码，提供信息服务，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通过收集信息、归总分类、征求意见，研究开发学科专业分类系统（CIP），分为学术型、专业应用型、职业技术型 3 类，通用于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各个学历层次水平的教育。CIP 于 1980 年颁布，1985 年、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修订 4 次。

在 2000 版 CIP（CIP-2000）中，有 38 个两位数代码、360 多个 4 位数代码、1300 多个 6 位数代码。在 CIP-2010 中，这 3 个级别的代码数量又都有所增加。笔者认为，由于中美两国学科专业分类方法不同，不可简单地将美国 CIP 的两位数代码、4 位数代码和 6 位数代码与我国的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类比，并以此贸然判断两国间学科数量的多寡。

NCES 按照学科专业新增标准、删除标准及整合原则，对高校现有学科专业进行筛选、汇总、归类和发布，在历年《教育统计摘要》中，都会根据 CIP 代码发布相关信息，但并不严格按照 CIP 的分类体系。如关于“学习的学科专业”（major field of study），《教育统计摘要 2001》的表 213 中，以 26 个类别对在校学生进行分类统计，而表 266 至表 270 均以 34 个类别分析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基本情况;《教育统计摘要 2017》的表 311.60 中，以 45 个类别统计入学学生情况。

关于“学科分类”（discipline division），《教育统计摘要 2001》的表 255 至表 257 中，以 32 个类别分析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数量的年度变化；而表 262 以 40 个类别划分具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不同类型高校;《教育统计摘要 2017》的表 320.10 和 321.10 中，以 35 个类别对非学历

教育证书和副学士学位授予情况进行统计。

另外，关于学科目录的管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侧重于管理上的“规范功能”，主要“是管理者对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进行管理的基本而有效的手段之一”，高校围绕政府划定的学科专业目录进行学科建设；另一种侧重于管理上的“统计功能”，主要用于高校学科专业现状的信息发布，便于高校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实践中，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我国更多地采用前一种模式，但也在试点推进自主设置学科专业，扬长避短、各取所长，符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和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目前已有31所高校获准可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

二、学习借鉴与中国经验

伴随经济全球化步伐进一步加快，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不断加强，人员和技术的快速流动，这些都对学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至今尚未查到“学科建设”相应的英文术语，但从我国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看，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弘扬优秀文化、着力推进成果转化，这些都是一些国家高校学科发展的着力点。在政府问责不断强化的背景下，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对本国大学的教育和科研进行评估，尽管受到不少质疑和诟病，但似乎目前还没有找到新的、更为有效和广为接受的替代方法，一些研究提出的绩效评价模型，其“可用性和实效性存在较多挑战”。

（一）美国

美国宪法规定教育管理权划归各州，这可能是美国联邦政府未直接在

全国范围内组织高校评估或学科评估的一个主要原因。但美国也有多种形式和途径的相关评估，联邦政府在此方面也并非无所作为，特别是通过认证来实现对高校评估和问责的目的。

高等教育认证机构在美国出现于 19 世纪后期。截至 2017 年，美国共有 7 个地区性认证机构、5 个全国性宗教类院校认证机构和 7 个全国性职业院校认证机构。主要由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或国家教育部（USDE）审查并考核这些认证机构的客观性和规范性，并以此决定是否同意其列入认证机构名录，来监督对高校和学科的评估。

目前，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既包括院校认证，也包括学科专业认证，二者有所不同。高校认证重点关注 4 个方面：一是学校如何测度学生学习；二是学校如何评估所开课程；三是学校如何使用上述评估改进它们的课程和培养过程；四是学校如何与认证机构和在校生分享学生学习的信息，如毕业率、许可通过率（licensure passage rates）和就业情况等。高校认证要对学校所有的学院、系、学科和相关活动进行认证，而学科认证则对一个本学科领域的专业学院、系或学科专业进行认证。

联邦政府将认证视为高等教育质量的“守护者”，认证结果成为美国政府财政拨款和高校获得资助的重要依据。因此，尽管从理论上说，如果学校或学科不参加或未能通过认证，似乎也能继续生存，但实际上就失去了申请联邦政府科研和学生资助的资格。从这个角度看，美国高校和学科是否参加认证就并非是“自愿”（voluntary）行为。

同时，一些州政府推动实施标杆管理以及组织开展院校研究，也都含

有评估的因素。另外，美国研究理事会（NRC）于 1982 年、1995 年和 2006 年组织开展 3 次博士点评估。需要注意的是，NRC 对于博士点参评有限制条件，一是所评学科在美国近 5 年至少授予 500 个博士学位、至少有 25 所高校有授权点；二是参评高校的参评博士点在过去 5 年至少授予 5 个博士学位。评估方法也经历从声誉调查到量化评估、从规模数据到人均和比例数据、从主观到客观的 3 个转变。2006 年，221 所高校的 5000 个博士点参与了评估。

（二）英国

英国政府通过制定学术标准加强对大学的质量管理。1990 年，聘请资深学术人员对高校的学术标准和质量管理进行同行评估。1997 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AA）成立之后，接手已于 1993 年启动的教学质量评估（TQA），2001 年才结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但评估结果却招致大量批评。

2003 年，QAA 启动院校审核（institutional audit），于 2005 年完成，重点审核高校 3 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机制的有效性；二是院校公开的有关课程质量和学术标准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可靠性；三是院校层面和学科层面的内部质量保证运作程序的实际情况。

英国政府还通过高等教育投资机构加强对高校科研的绩效管理。根据《1992 年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分别成立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 3 个拨款机构。1992 年起，英格兰开始实施对高校的科研评估（RAE），评估结果与拨款挂钩。

2014 年，RAE 被科研卓越框架（REF）取代，针对以往评估中存在的分组太多导致机构臃肿、学术不端、弄虚作假等弊端，REF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由“科研产出导向”向“社会价值导向”倾斜，整合评估单元和专家小组，以专家评议为主、计量评估为辅，量化数据“仅供同行专家作为评估参考，暂未作为评估的主要工具”，其结果依然与英国政府对大学的拨款直接相关。

对于上述评估，赞扬和诟病都不少。批评意见主要有：过度的工作压力，对教学的忽略，追求数量忽略质量，员工学术道德和学术质量下降，科研经费分配的马太效应，细致繁琐的评估要求对于大学自主性的侵蚀，组织评估的管理者权力日益膨胀，权力的天平从学者向行政人员倾斜等，甚至还有“废除学科评估，重建英国高校的学术自由和自治传统”等比较极端的声音，英国新一轮的评估值得关注。

（三）中国

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要增强“四个自信”。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在学科建设方面积累不少经验。从高校层面看，学科建设是学校发展核心，是人才培养基础，也是提高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平台，对于高校发展起到统领作用、推动作用和奠基作用。

实际上，“学科建设”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用以指称我国高等学校中与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相关的各种活动”，或者说是对学科演进的一种促进和引导活动，“既包括学科的合理划分、学科的恰当设置、学科的逐级建制化，也包括学科布局和结构的调整，甚至包括学科环境的营

造。”而对于上述活动的评价，就是学科评估的应有之义。

同时，学科建设成效评价对于学科评估有明确需求，而学科评估又促进学科建设工作。实践证明，学科评估是检验学科建设水平、诊断学科发展问题、衡量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推动学科稳健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我国学科评估在起步阶段，曾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和做法。如在教育部与英国文化委员会支持下，两国专家在高校重点学科评估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于 1997 年共同提出“对中国科研及研究生教育评估的建议方案”，并对此方案在中国的实际操作效果进行检验。经过 20 多年发展，我国已初步探索出一套比较成熟可行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的评估体系，对推动学科内涵发展、促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起到积极作用，应持续坚持、不断完善、总结提高、主动发声，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树立敢为人先的勇气和永立潮头的决心，有些国外尚未做过或没有做好的评估工作，恰恰可能是我们的创新亮点和超越之处。实际上，当前一些国家也在关注和学习我国学科建设与评估经验，对此应坚定自信。

目前，我国实施的学科评估，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位中心）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开展的整体水平评估，“是以第三方方式开展的非行政性、选优性、服务性评估项目，具有独立性、专业性、持续性特征”，取得成效和经验，也存在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通过进一步的“系统性改进升级”，有助于学科评估促进高等教育教育结构、方法、内容、手段、体制更好地适应现代化进程，符合现代化要求。

三、学科评估的中国特色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指出，“构建教育质量评估监测机制”，这既充分肯定评估的重要作用，也对如何完善评估提出要求。应不断探索科学的评估方式方法，进一步促进学科评估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公开化，健全和完善长效工作机制。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日趋完备、水平稳步提升、特色更加鲜明、贡献度不断提高、现代化加速推进、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高等教育整体上达到世界中上水平，正在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四个服务”，立足基本国情，着力改革创新，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创造性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学科建设和学科评估之路。

（二）立德树人的核心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一方面，要坚持以育人为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等教育全过程，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穿于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当中，深入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另一方面，立德树人工作

及成效是学科评估的核心内容、根本导向和首要标准，要以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评估重点，“建立正确评价导向，检验育人内涵、育人体系、育人目标的落实成效”，聚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加强对办学理念、培养定位、生源质量、培养过程、课程体系、毕业生质量等多维评价，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素质的第一标准，促进教师管理综合改革，合理把握定量指标和定性评价的平衡，引导教师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健康有序发展，突出对国家战略和发展的贡献，使学科评估为人才培养营造更好的制度空间。

（三）分层定位与分类评价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要求，“建立完善的高等学校分类发展政策体系，引导高等学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我国即将步入普及高等教育阶段，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更加多样，即由单一人才向多样化人才过渡，由适龄教育向终身教育过渡。

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构建适应终身学习需要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相结合、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全时学习和在职学习相结合的新型开放高等教育系统，并加强与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衔接和沟通，为建立人人都有机会学习和能够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做贡献，高等学校的分层定位越发重要。

因此，高等学校之间的基础、实力和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的地位、承担的任务有所差异，但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学科特色，这是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形成的一笔宝贵财富，也为学校今后发展提供平台。充分挖掘传统，因地因校制宜，找准自己的发展坐标和位置，

在办学类型、规模和层次等方面准确定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力争成为同类型院校中的佼佼者，办出水平、办出特色，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优化教育结构，防止和避免一哄而起和盲目攀比“同质化发展”。

现代高等教育在欧洲中世纪起源后，人类社会经历文艺复兴、工业化和知识经济等重大变革。每一次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都引发大学理念的演进，导致一些学科含义与界线的变化。而当高等教育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使命和任务时，高校的办学定位与学科建设也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和多类型的趋势，不可能只用一种模式办学，也不能只用“一把尺子”度量所有高校的学科建设。

学校定位对于学科建设定位具有导向性作用，而学科建设定位又是对学校定位的具体落地落实，应与学校的整体定位和目标保持一致，突出表现为不断根据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需要，以及学校的整体定位和目标，打开学科边界、创新学科交叉机制，促进学科融合和开放合作，增设新的学科门类，为学校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形成新的生长点。要大力加强学科制度建设和创新，营造健康的学科文化氛围，不能“用某类学科的思维定势来看待学科建设、指导学科评价”，防止学科的过度建制化，避免学科边界的约束限制。这些都对分类评价提出要求，评估工作既要有助于“巩固和加强传统学科的领先优势，又能实现学科结构的有序拓展”。

第四轮学科评估进一步细化了评估指标体系分类，设置人文、社科、理工、农学、医学、管理、艺术、建筑、体育等 9 套指标体系框架，并对每个一级学科设置不同权重，在分类评价方面较之前三轮学科评估有显著

进步。建议在未来评估中，进一步细化分类，如将理学与工学分开，既要进一步突出理学的基础研究和原创特性，也使得工学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优势得以凸显，引导不同类型高校在不同领域做出贡献。

（四）多元多维与减负易行

学位中心提出“多元多维”新的评价思路，以人才培养、创新能力、服务贡献和影响力为核心要素，把本科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定性和定量、主观和客观相结合，学科专业建设与学校整体建设评价并行，重点考察建设效果与总体方案的符合度、建设方案主要目标的达成度、建设高校及其学科专业在第三方评价中的表现度。要围绕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完善质量标准和监测评价体系，坚决破除“四唯”，创新基于客观事实的主观评价方法，在进一步凝练核心指标的同时，提升同行评议和问卷调查质量，避免简单地用“显性的、可量化的指标作为评价依据”。加强评估伦理和文化建设，提高专家诚信水平。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学科评估现代化，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有效地促进高校统计和填表等减负。

（五）科学发布与分析服务

应依据中国“自己”的学科目录进行评价，可以选择借鉴国际学科评价的结果，但最终还是要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进行发布，避免不同国家学科分类差异的歧义和误解。同时，应进一步“加大评估后服务，拓展分析服务内容”，充分发挥“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重要功能，加强对于评估结果的反思与研究，多元

运用结果，不主动将评估结果与资源、利益直接挂钩，不鼓励简单地根据学科评估结果对高校排名，防止高校的趋同化导向。

我国已进入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新阶段和新征程，应不断改进和完善学科评估方法，提高学科评估能力与水平，使得学科评估更好地体现和适应现代化的高等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和治理要求，有助于高校及其教师鼓劲加油和激励上进，更加清醒地认识教育规律、自身状态、努力方向和相应措施，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学科评估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科评估话语体系和品牌，在国际上主动发声，不断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创造先进经验、奉献改革方案、树立发展典范，努力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质量全面提升的内涵式发展。

张炜，现任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兼任中国科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资料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9 年第 7 期）

构建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学科评估体系

邬大光　薛成龙

题记：自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来，学科建设已经成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抓手”。尤其是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束之后，以学科评估结果配置资源，成为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切入点。学科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学科评估牵动起高校方方面面的神经，深刻影响着高校的办学行为和工作重点。然而，学科到底是什么？学科评估究竟应该评什么？学科评估如何引领高校办学的价值取向？对于这些问题，作者认为既是理论问题，也是政策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答好这些问题，既涉及“双一流”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也涉及学科评估能否持续发展，更涉及深层次的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和学术生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一、大学为什么会存在学科

学科评估评什么？这首先涉及学科是什么，或者说大学为什么会存在学科？这是探讨学科建设与学科评估的逻辑起点。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特定的价值、属性和功能，学科也不例外。从不同视角看，对学科有着不同的理解。其一，学科是关于知识的分类。大学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基于探索真理的需要，必然要对知识进行不同程度的分类，这是学科存在的逻辑起点。其二，学科是学者研究领域的分类。大学中不同学者群体为研究需要，形成有一定差异性的研究对象、研

究方法以及研究范式，并以各自所认同的学术语言传播、交流学术研究成果，促使学者研究领域出现多样化的类型划分，这就构成学科的外在活动形式。其三，学科是高校学术组织的分类。一方面，基于知识分类和学者探求真理的需要，同一学者群体之间的不同学者，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其他学者发生联系，从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群体组织，学科由此变成大学内部的组织分类。另一方面，作为传播知识的场所，大学为知识传承，也需要分门别类进行授业，由此形成大学分科（专业）进行人才培养。其四，学科是高校资源配置方式。任何研究活动都需要消耗资源，但资源的稀缺性与研究活动对资源需求无限性的矛盾，要求高校必须依托学科组织，集中有限资源开展最为有意义的研究活动。由此，学科演变成一种配置人、财、物等资源的基本方式。其五，学科是大学的管理手段。基于以上多方面的需要，高校很容易把学科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并以学科为“抓手”开展学科规划、学科建设以及学科评估等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学科从最初的知识分类功能进一步拓展为兼具行政管理职能。尤其是随着各种学科排行榜的兴起，学科管理功能进一步被扩大，并固化学科组织性、工具性的管理特性。

由此可见，大学之所以存在学科，本质是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需要。学科是学者发现、传播知识这一活动而形成的“集合体”。在该“集合体”中，学者构成这一学术活动的主体，发现和传承知识是学科的核心学术活动，也构成了学科的本体功能。资源配置与管理是维系学科活动的保障，也构成了学科的衍生功能。

二、为什么评估大学学科

从我国学科建设的历程看，在早期学科建设中，由于学术水平相对落后，大学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学科组织体系，以便集中优势资源开展学术研究，并为未来的学术创新进行原始积累。特别是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通过学科评估选择部分学科进行重点建设就成了学科发展的重要策略。同时，学科评估也满足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学科建设的期待和需求：政府可以了解高校的办学效益和水平，为制定教育政策提供依据。高校可以了解学科发展水平和存在问题，以及下一步改进方向。社会民众可以了解不同高校的学科优势和专业优势，为学生报考学校、选择专业提供参考。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尽管学科评估有缺陷，但在社会上还是有较强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这又反过来推动政府和高校把它当成资源配置的“抓手”。

学科评估应当包括在多大程度上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这种评估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术活动（包括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是否满足了社会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需要？二是学科是否适应或促进学术创新活动的需求，包括了学科资源配置机制、学术创新活动的组织方式、以及学术组织关系等等。但是，由于学术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全面综合地评估上述两个方面非常困难。在现实中，往往只能选择部分可测量、可操作的选项。在这种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涉及评估观测点的取舍问题。这种选择主要包括两个层次。其一，就学术活动本身，涉及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二个选项：前者易以经费、项目、论文、专著来衡量，具有显性的表现方式，往往比较易于评价；而后者由于人才培

养质量和水平难于量化，具有隐性和滞后的特点，故难以评价，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高等教育难题。其二，就学科组织关系而言，涉及学者、资源、资源配置机制、学术创新活动组织方式的选择。同样，由于学科生产关系难于考察和评价，学科评估往往选择易于观测的师资队伍、办学硬件条件、科研平台数量等静态要素指标，而放弃了动态关系指标的考察。所以，学科评估本身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建设水平，但不是全部。

三、陷入应试的大学学科建设

当下的学科评估没有反映学科建设的全部内涵，分析其原因，既与高校学科发展成熟度和对学科的理解有关，也与学科评估的技术方法有关，更与评估的价值取向有关，而首要问题是评估价值取向的选择。尽管这不是学科评估的初衷，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高校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陷入“应试”的泥潭，依据评估指标体系而不是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已经成为高校学科建设的路径依赖。

由此，科学研究在大学也就成为学科建设的代名词，科研水平成为学科建设水平的标志，科研成果尤其是大学排行榜上的位次，成了学科建设的 GDP。“双一流”建设的提出，大学建设开始下移到学科层面，这是一个重大进步，但也出现新问题。例如，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相关部门和高校把学科评估结果与各种利益绑定在一起，不同程度上绑架学科建设导向，带来大量的短视和功利行为：一是“抢帽子”，为了短时间内学科排名上升，互挖墙脚，助长高校间人才大战，破坏高校学术生态。二是“揭

盖子”，评估间隔时间短，动不动就想揭锅盖子，看看饭煮熟了没有，不利于高校静下心来进行长远的学科规划和思考。三是“挂牌子”，高校热衷于各种基地、平台、研究中心建设，而对于学科内在组织运行机制建设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四是“扎笼子”，学科评估强化不同学科间的领地保护意识，筑高学科藩篱，固化学科行政壁垒。五是“铺摊子”，学科评估的拼体量、拼数量做法，推动高校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博士生、硕士生指标等数量和规模的追求，忽视人才培养过程的育人质量。六是“丢卒子”，部分高校为取得“优异”成绩，舍卒保车，甚至不得不忍痛割去了原有的特色学科。七是“错位子”，学科评估过程的科研硬指标和人才培养的软指标，强化了高校重科研轻教学、重学术轻育人趋向。

需要承认，科研成果是呈现学科实力的表现形式，但并不是学科建设的全部，更不是学科建设的唯一标准，尤其不是高等教育的内涵。因为从大学发展的源头来看，人才培养是大学的第一产品，即拳头产品；科学研究是大学的第二产品，是大学发展的衍生品，是为了支撑大学人才培养而存在的。离开人才培养的科学研究，大学学科就成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也就虚化了学科建设内容。尽管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增加人才培养指标权重，但由于人才培养难于量化评价，科研导向的趋向没有得到实质性改观。

参加过国内“双一流”大学本科评估的芝加哥大学副校长埃里克•艾萨克说：“我相信中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实力在国际各种排名榜上会持续上升，但中国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不同步。当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人才培养就将成为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的一流

大学似乎还没有感受和认识到人才培养的压力，没有深刻体会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以及人才培养会给学科建设带来哪些好处。中国大学的硬件建设已经是世界一流，但在人才培养上还有很大差距。虽然许多大学都在强调厚基础、宽口径、跨学科、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理念，但在评估过程中无法看到有效的做法。”

四、人才培养成为学科建设的短板

大学的存在，是源于人才培养，是基于人才培养，是着眼于人才培养，并不是基于学科。脱离了人才培养的学科建设，不是真正的学科建设。否则，高校的学科建设就无法区别于科研机构。但是，在学科评估指标中，人才培养指标一直是软性指标。其原因如前所述，是由于人才培养指标难以量化。因此，无论人才培养指标权重多少，即便把人才培养指标放在第一位，都无法与科学研究和教师队伍的硬指标相抗衡，这就导致了学科评估成为了科学研究评估。学科建设由此也出现一些倒挂现象，即尽管学科科研指标很好，但在人才培养方面却有着明显的短板或洼地。我们课题组对参加第四轮学科评估的部分高校进行了数据分析，发现有大量“零数据”现象。例如，某高校有 152 个零数据，其中 102 个零数据集中在人才培养这个指标。还有一个高校出现 200 余个零数据，其中 100 余个零数据出现在人才培养这个指标。该数据既击中我国“双一流”高校建设软肋，也反映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中的短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下学科评估的概念和做法，源于学位授权点评估，这种评估包括了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和水平评估。学位授权点是

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重要载体，其核心是人才培养。但是具体评估过程中，学位授权点评估窄化科研评估，并在现实环境中把科研评估泛化为学科评估，而原来最为核心的人才培养，在实施过程被不断被弱化。特别是由于管理部门分割，作为人才培养的基础—本科教育在学科评估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由此看到我国大学的这两种主要评估的不平衡现象：我国启动较早的是本科教学评估，已经收到一定效果。特别是 2018 年以来，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以本为本，建设一流本科”的呼吁，本科教育似乎受到高度重视。但事实上，在学科评估挤压下，一流本科建设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因为学科评估与资源配置高度相关，而本科教学评估与资源配置的关联性并不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重科研、轻教学”已经成为许多“双一流”高校难以扭转的问题，而学科评估则进一步强化这一顽疾。部分管理部门在进行一流学科建设时，基本是依据大学排行榜或 ESI、CSI 等科研指标，而现有的大学排行榜几乎都是科学研究的排行榜。上述“零数据”现象说明，在现有学科评估体系导向下，高校学科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游离于人才培养体系之外，更多关注显性的科研成果、科研项目等科研指标和人才“帽子”指标，而对于如何把学科优势转化为队伍优势，把科学研究优势转化为教学改革研究优势，把科研成果优势转化为教学成果优势，缺乏应有的足够的关注。

五、人才培养是学科的归宿

2018 年 5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指出，要办出中

国特色的一流大学，有三项基础性工作：一是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二是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三是形成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这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高等教育的内涵和本质，也阐明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无论是一流大学建设还是一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始终是高校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质量和成效是检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根本标准，这也是学科建设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学科体系建设不能游离于人才培养体系之外，更不能凌驾于其上，学科体系是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支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是学科建设最为核心的内容。

毋庸置疑,由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距，我国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采取一系列“弯道超车”策略，组织实施包括 985 工程、211 工程在内的系列重大工程。从实施效果看，在这些重大工程带动下，我国高等教育各项指标尤其科研指标在世界排行榜中显著攀升，少数大学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方阵。在此背景影响下，高校学科评估无论从评估价值导向还是指标体系设计、以及评估效果看，无疑适应了这一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但是，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发展战略是一个阶段性发展策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这种发展策略必然面临着根本战略转移，实现这种战略转移意味着：高校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学科评估要从关注科研为重点转向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重点。

从高校学科建设内涵而言，就必须跳出现有学科评估体系要素的束缚，摒弃旧有学科建设的习惯，回归人才培养这一初心，回归到学科最初的知识传承创新功能，从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这一站位出发，重新审视学科建

设的内涵与要义，并落实到高校教学体系建设、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建设以及教材体系建设等各个方面。与之相应，现有学科评估体系也必须进行及时改革，这种改革显然不是在原有学科评估体系框架内的修修补补，而必须从评估理念、价值取向、评估方法手段、实现技术路径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创新。从现有评估现状看，当务之急是应当改变学科评估的价值导向，深入开展研究，把学科评估的评价标准聚焦人才培养，强化人才培养在学科评估整体指标体系的内容和权重，真正把立德树人成效形成可衡量、可观测、可评价的标准，把“软指标”变成“硬要求”。其次，在实际评估过程中，要强化学科评估对高校内部评价机制的扭转作用，通过外部学科评估，引导高校改变在职称评聘、职务考核、激励奖励等方面过份强调“帽子、课题、成果、经费、奖项”等刚性指标，而把工作的重点落在如何把学科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把人才优势转化教学队伍优势，把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

还应当看到，大学学科建设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学科评估结果反映了一定阶段高校学科建设水平，但不是全部。对待学科结果的应用，也不能把过多的利益绑在学科评估上，放大学科评估的功能，更不能把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当成学科建设的全部。无论是政府或高校，都应当淡化、去除学科评估的各种附加杠杆，推动高校以平常的心态把学科评估工作的重心聚焦自我诊断、反馈以及持续自我改进，而不是简单的“填表”或田忌赛马的博弈游戏上来。

可喜的是，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正在跳出原有的狭窄学科范畴，

而从“学科群”层面组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学科建设，试图构建一种相互共生、伴生的学术新生态。这些做法既反映了大学对现有学科建设现状的不满，也反映了大学试图摆脱现有的学科建设的路径依赖。因为他们发现，在过去学科评估导向下形成的过于强大的行政管理功能、过于僵化的组织特性、过于固化的学科壁垒，已经严重束缚了大学的学术创新，也禁锢了人才培养的活力。面对即将到来的第五轮学科评估，就是要移除附加学科身上的过多衍生功能，回归到学科的本体功能，就是发现以及传承知识和人才培养的功能。

链接：学科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

大学的学科与人才培养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从学科形成机理看，由于学术研究的不确定性和学者自由研究的相对独立性，推动学者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向，为学科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学者的学术研究前沿往往代表了未来学科发展方向。但是，学术研究并非完全就是学科。因为，学科是在学者学术研究过程中，截取了相对成熟的学术研究成果，按照一定规则分类并转化成相对稳定的学术体系。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但不能完全等同。

从学术研究转变为学科需要具备相应的转化条件。一是社会对于这一研究领域或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二是相对集中的学术研究领域或者研究边界；三是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成熟的知识体系；四是具备了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五是形成了学科文化，包括学者的研究行为习惯、思维方式、情感价值取向、研究伦理规范等。这五个条件中，前四个条件是学术研究

方向转化为学科发展方向的必要条件，第五个条件学科文化，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但是，学术研究与学科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因传播或传承知识的需要，学术研究需要相对成熟的学术体系、学术规范、学术研究方法，由此集合形成了学科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作为发现知识的主体，由于学者的闲逸好奇或社会需要的强烈驱动，学者总是在不断突破现有的学科体系和框架，站在学科前沿上开展学术创新，并推动着学科不断分化发展。所以，学科组织永远需要在引力与张力之间保持适当平衡。即，学科需要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从而在有限时间内将最成熟、最有意义和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传承给下一代。同时，学科又需要保持相对的开放状态，允许并鼓励学者在学科前沿、在跨学科之间自由探索，促进新兴学科发展。

由此可见，学术研究是学科形成发展的基础，学科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稳定的组织和资源保障。大学之所以存在学科，其根本目的和任务是把学术研究转化成为相对稳定的学术体系，进而依据教育目标将学术体系转化成知识教学体系，最终传承给下一代，并反过来又推动学术不断创新。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研究—学术体系—教学体系”就构成了完整的学科活动链条，其循环螺旋发展构成学科内在运动规律。

学术研究与学科的辩证关系说明：大学的学术研究不仅仅是探索未知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把探索未知世界的学术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成果。大学学科建设的本质就是遵循学科自身发展规律，通过寻求构建合理的学科组织关系，促进和推动学者不断去探索、发现未知世界，并及时将探索未

知世界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学术体系，最终转化成教学体系，落实到培养“怎么样”的人身上。从这一意义上说，学科是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学科发展水平反映了大学人才培养的能力和水平。

当然，正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一样，人才培养成效和水平是检验学科建设水平的根本标准。因为，当大学的学术水平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时，越需要相对稳定的学科组织来传承、积累知识，为后续原创性、突破性学术研究积聚力量。相反，当学术研究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时，特别是当大学人才培养体系亟待需要创新时，就不能被固化的学科组织所捆绑，更不能被僵化的学科壁垒所阻碍。相反，需要大学从最为基底的学科层面，对学科体系进行釜底抽薪式的革新。

邬大光，现任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曾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厦门大学副校长。

薛成龙，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

（资料来源：邬大光微信公众号 2019 年 9 月 3 日）

大学竞逐 ESI 会扭曲学科生态

李志民

ESI 是一项以文献计量学方法展示一些学科发展水平的指标，近年来相关部门将其作为评价学科和科研绩效的依据，与分配资源挂钩，由此导致大学把 ESI 指标当成目标，出现一系列功利性“应试”倾向，甚至刻意寻找指标的漏洞进行功利性“刷题”，不仅背离这一指标本来意义，而且也会扭曲高校的学科生态。

一、ESI 为何受到热捧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 ESI）是科睿唯安公司基于 SCI（科学引文索引）和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全球 11000 多种学术期刊的 1000 多万条文献记录而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通过对数据库中近 10 年的数据进行统计，按照其划分的 22 个学科领域，通过科研的生产力、影响力、创新力和发展力四个一级指标以及论文数、论文被引频次、论文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前沿论文等二级指标，从各个角度对国家/地区科研水平、机构学术声誉、科学家学术影响力以及期刊学术水平进行全面衡量，按被引频次的高低确定出衡量研究绩效的阈值，给出居世界前 1%、1‰等数据区域的研究机构、科学家、研究论文的排名等。

ESI 原本只是一项揭示学科发展水平、趋势与热点的指标之一，有其自身的价值与意义。但自从 2010 年前后这一指标成为我国科研评价的新宠儿，

ESI 在国内的价值与意义开始变味儿。

2012 年 ESI 指标被纳入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体系中，其热度扶摇直上。2015 年之后的“双一流”建设作为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学科发展是其中重要目标，这与 ESI 学科排名功能的高度契合，导致高校以及科研人员对这个指标的空前重视。

ESI 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国内高校进行学科发展的热情，一些高校也由此取得了较为亮丽的数据。根据软科统计自 2016 年 9 月到 2019 年 9 月三年间的数据，中国高校入围 ESI 前 1%、1‰、1‱的学科数均显著增加。以前 1%学科为例，从绝对数量上来看，中国高校每年新增学科数过百。2016 年 9 月中国高校的入围总数为 745 个，到 2017 年 9 月增加了 121 个达到 866 个，2018 年继续增加达到 971 个，而在 2019 年 9 月达到了 1138 个，三年累计增加了 52.8%。

中国高校的学科整体发展能够取得这样的数据让人欣慰，但与世界顶尖高校依然差距明显。以哈佛大学为例，其入围 ESI 前 1‱学科数为 8 个，这一数字是中国所有高校入围数的总和，同时中国高校空间科学前 1%学科数仍未破零。

重视 ESI 没有错，但简单以 ESI 作为唯一或者核心评价尺子就错了。比如东部某省规定，如果 ESI 前 1‰就是省级“双一流”，2‰就不是了。这种唯 ESI 导向会严重扭曲、误导科研发展。

一些大学与科研机构对于 ESI 的痴迷已经到了病态程度，不但“庖丁解牛”般地分析 ESI 各项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校情况启动内容丰富

的 ESI 学科建设规划，投入的经费动辄以百万计，手段上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或者真金白银重赏高被引作者，或者直接高薪挖高产论文作者，或者引导学者追逐热点论文，更有甚者不惜通过各种渠道刷高引用率……建设一流高校变成追逐一流数据，各种“应试”乱象不断出现，让人触目惊心。

二、ESI 作为评价指标存在“水土不服”

对于 ESI，我们要立场鲜明地反对唯 ESI，但并不等于不用，而是科学合理地利用，这需要我们对 ESI 有更为全面的认知，尤其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与发展需要。

评价一个学科的实力，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问题。ESI 通过文献计量方法对学科排名作为统一尺度下的学科发展参考无可非议，但它提供的仅仅是一个相对客观的维度，而且 ESI 是以 SCI 等指标为基础的，因此它不但传承了 SCI 的特性，也有自己独特的问题。

首先，ESI 划分的学科与中国学科不“兼容”。我国当前有 13 个一级学科以及 100 余个二级学科，ESI 划分的 22 个学科相当于大类，与国内的这些学科无法完全匹配，这样必然造成学科排名很难直接对应。以 ESI“工程学科”为例，它其实囊括国内信息工程、机电工程、自动化、建筑工程、环境工程等诸多二级学科，假设某个工科强校的 ESI“工程学科”是全球的前 1%，你其实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哪个二级学科比较强。在如此粗放的学科划分下，划入同一领域的刊物，其性质、关注的方向有时差异很大。

其次，引用上的漏洞以及某些学科的误差。理论上说，论文引用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论文的引用情况不是作者自己说了算。但这在 ESI 里

面却有“空子”可钻，因为 ESI 本身并不区分是自引还是他引，这就为“刷”引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同时，ESI 在计算机等学科上的误差也比较大，这是因为计算机最新的工作通常是先发在会议论文集上，而 ESI 是基于 SCI 计算的，基本不包括会议文献，这就使得关于计算机学科的统计很难准确。尤其需要注意的是，ESI 的前 1%并不是指前 100 名。这是个很大的误区，因为很多学科的研究机构基数都很大，比如在临床医学学科就有超过 4000 家进入前 1%，按照这个数字看，即便进前 1%，距离真正成为“一流”还差得太远。

最后，ESI 不能全面反映中国高校的任务和功能。中国高校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功能，但 ESI 排名的依据是论文相关数据，只是其一，在高校的其他功能没有统一、可比的指标的情况下，片面强调 ESI 指标，也必然会背离大学发展的初心，扭曲大学的功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三、过度迎合 ESI 会导致大学学科布局畸形发展

客观地说，ESI 作为学科评价指标比 SCI、EI 等指标是有一定进步性的，对中国各高校的学科参考意义也更大。然而，一旦 ESI 作为目标进入大学评价体系并与资源分配关联，其弊端很快就显露出来，在学术和科研宏观层面的破坏力甚至比 SCI 还要大，最重要的是扭曲了高校学科成长的动力、方向和目的，造成了我国学科布局的畸形发展。

第一，导致学科从自然生长到“拔苗助长”。高校学科的发展逻辑首先应立足于本校实际，根据国家发展战略要求和科学发展趋势、学科关联、

地方政府需要等情况进行“自然”的树状成长，但从提升 ESI 排名的角度看，如果一所高校没有 ESI 指标体系中的学科就会很吃亏。此外，ESI 体系中的学科也有容易发论文和不易发论文的区别，很多高校掀起开办医学院、农学院、材料学院的热潮，不过是要占上容易发论文的 ESI 学科的“一亩三分地”而已，地方政府基于 ESI 指标的重视所进行的经费拨付导向更是对此推波助澜。

第二，导致人文与工程类特色学科衰落。在 ESI 的 22 个学科中，涉及到人文学科仅有两个，经济学与商学、社会科学总论，这让国内很多文史类学科很难与其对应计入，导致那些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大学很“受伤”，在各项排名中迅速跌落，陷入不被重视，资源逐步缩减的尴尬境地中；同时，拥有地质、矿业、电力、石油等特色学科的大学，也存在类似的困顿与问题。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人文与工程类特色学科衰落，对中国的学科整体发展造成不可逆的重大损失。

第三，导致教授只关心科研。对高校的教授来说，教学、科研与公共服务向来是最基础的三大任务，特别是前两项“一岗双责”在海外一流大学都是基本要求，他们既要做好科研，取得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又要搞好教学，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但 ESI 的指标是论文导向，高校为了迎合指标只能在资源配置上想办法，将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与岗位、薪酬、职称、帽子、升迁等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与此泾渭分明的是，教学不但与切身利益关系不大，甚至很难量化和评价。在精力分配的二八原则下，自然出现搞科研“龙马精神”搞教学“稀松平常”倒挂乱象，这也是建设一流本科亟

待解决的问题。

四、打造符合国情的大学评价指标体系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学术、科技评价体系一直朝着进一步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演变，无论是 SCI 还是 ESI 都是带着这种良好期望进入评价体系的，但依然摆脱不了“应试”倾向的功利化魔咒。

应该说，对高校、学者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原则上定性与定量结合评价会更适合，但其中很多难题都是“硬骨头”，需要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的科研评价体系来逐步解决，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科研以及高校的评估和考核机制，鼓励正确的科研观、学术观，着眼长远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减少管理对量化指标的过度依赖。以下思路可作参考：

第一，打造符合中国高等教育实际要求的评价指标。要实现科学评价，就要有适宜完善的指标体系。既然我们当前受制于 ESI、SCI 等指标的不完善不适宜，国家应从长远考虑打造符合中国国情的科研指标。有学生才可以称之为大学，要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评价指标体系的首位，在评估中把“培养过程质量”“在校生质量”和“毕业生质量”作为评价的主要指标，把大学是如何提高在校学生的内生学习动力作为主要考核，这是中国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加强第三方评价体系建设。在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评价体系中，第三方评价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有必要培养一批相对稳定的高水平社会咨询评价机构，承担具体的评价活动。建立凡是由政府出资的项目，皆由第三方机构负责评价、相关部门负责监督并严格准入退出的第三

方评价体系，对于打造更加合理的评价体系至关重要。

第三，建设更为合理的分类评价体系。科技评价要充分发挥同行专家的作用，要根据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特点，建立导向明确、激励约束并重的分类评价标准，营造潜心治学、追求真理的创新文化氛围。要注重科技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重点突出围绕科学前沿和生产实际需求催生重大成果产出的导向，着力提升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关注共性技术的有效供给能力，支撑高质量创新人才培养的能力，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的能力。

科技评价分类要针对科技活动人员、创新团队、平台基地、科研项目等不同对象，鼓励科技人员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做出特色，追求卓越。如可以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等不同工作的特点，分别建立涵盖科研诚信、创新质量、学术贡献、人才培养、科学普及与开放共享等评价维度，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第四，加强新技术在评价体系中的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各种新技术能为评价体系的完善提供有力的支撑。要充分利用公开的数据资料，计入一定的评价权重，通过关联数据的智能处理，评价系统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真实的科研水平和发展全景，全面反映教学与科研的各个维度，而不仅仅是论文数量的统计。

李志民，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发展专委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19 年 12 月 31 日）

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发展规划（2021-2025）编制工作方案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开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的重要时期，也是我省推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关键时期，更是我校深化内涵建设、构建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精心谋划学校“十四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做好“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对于不断开创学校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为推动“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开展，特制订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落实学校第三次党代会提出的“九大工程”，准确把握学校办学实际和发展阶段特征，瞄准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转型升级需要，以学科建设为引领，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师资队伍建设为关键，以内涵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早日实现建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应用型大学奋斗目标。

二、基本原则

1. 坚持高水平引领与目标导向相结合。深刻研判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趋势，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瞄准高水平研究应用型大学奋斗目标，

坚持一流目标定位，对标同类一流高校，充分借鉴国内高水平大学的成功经验，客观理性分析制约学校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短板，坚持以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做好规划编制工作，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性和引领性作用。

2.坚持统筹规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坚持全校“一盘棋”，既要统筹推进学校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又要全力聚焦和着力解决影响学校内涵式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扬优势、强特色、树品牌，谋划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举措，以解决主要矛盾推动重点工作取得新突破，实现学校特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3.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十四五”规划既是“发展蓝图”，又是“操作手册”，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全面贯彻落实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锚定高水平研究应用型大学目标定位，确保规划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手段推动深化改革，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创新举措和工作方法，保证规划的前瞻性、创新性和可行性。

4.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要突破管理本位，实现从“以管理者为本位”向“以服务对象为本位”转变，充分体现以师生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解决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师资队伍建设、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内部管理等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方面，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坚持开门编制规划，充分尊重师生主体地位，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凝聚师生员工发展共识，将规划编制过程变成统一思想、凝心聚力、鼓舞

士气的过程，同时要充分发挥专家咨询论证作用，保证规划编制科学性。

三、编制任务

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发展规划按照两个层次设计，一是学校层面规划由“1 主+9 专”构成：“1 主”，即学校总体发展规划；“9 专”，即 9 个专项规划；二是学院（部）规划。

（一）总规划

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发展规划

负责校领导：李平、张志强；牵头单位：发展规划处（绩效考核办公室）。

（二）专项规划

专项规划是为实现学校总体规划服务，要与总体规划进行有机结合。专项规划作为单独的规划文件，要支持总体规划中至少一个目标的实现。专项规划包括以下内容：“十三五”规划完成情况与现状（包括发展成就与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经验总结等），“十四五”期间发展的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包括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关键指标等），实现“十四五”发展目标的主要任务与举措（包括任务与目标、工作举措、保障措施）等。

专项规划主要由以下 9 项规划构成：

1.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本科教育发展规划

负责校领导：张志强；牵头单位：教务处。

2.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学科建设发展规划

负责校领导：李胜利；牵头单位：发展规划处（绩效考核办公室）。

3.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

负责校领导：李胜利；牵头单位：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4.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发展规划

负责校领导：李胜利；牵头单位：科技处（高新技术研究院）。

5.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

负责校领导：王锡钢；牵头单位：人事处（教师工作部、人才工作办公室）。

6.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教育国际化发展规划

负责校领导：李胜利；牵头单位：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7.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校园文化建设发展规划

负责校领导：李平；牵头单位：宣传部。

8.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校园基本建设发展规划

负责校领导：孙晓华；牵头单位：后勤与基建管理处。

9.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校园信息化建设发展规划

负责校领导：王锡钢；牵头单位：网络信息中心。

（三）学院（部）规划

学院（部）规划既是学校规划的延伸和细化，也是学校规划的基础和依据，要统筹做好学院（部）规划编制与学校规划编制工作在协调配合、工作步骤和规划内容上的衔接。学院（部）规划要力求全面准确精炼，主要内容框架包括：学院（部）发展基本情况、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

目标、重点任务与措施等。

四、组织领导

（一）成立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规划编制工作的组织领导，研究解决规划编制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审议各类规划。

组　长：李　平　党委书记

张志强　党委副书记、校长

副组长：王锡钢　副校长

邓献宇　纪委书记

孙晓华　副校长

李胜利　副校长

侯锡林　副校级领导

成　员：党政办公室（机关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发展规划处（绩效考核办公室）、人事处（教师工作部、人才工作办公室）、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财务处、教务处、科技处（高新技术研究院）、学生工作处（部）、招生就业处、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后勤与基建管理处、国有资产管理处、安全保卫处（部）、网络信息中心、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团委及各教学单位负责人。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发展规划处，主要负责协调总规划、专项规划及二级单位规划文本起草工作，协调处理规划编制中有关问题。

（二）成立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组，负责学校

各项规划的编制工作。

1.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组

组　　长：李平、张志强

牵头单位：发展规划处（绩效考核办公室）

责任单位：各专项规划牵头单位

2.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本科教育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组

组　　长：张志强

牵头单位：教务处

责任单位：财务处、人事处、国有资产管理处、学生工作处（部）、招生就业处、团委，各教学单位

3.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学科建设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组

组　　长：李胜利

牵头单位：发展规划处（绩效考核办公室）

责任单位：人事处（教师工作部）、财务处、科技处（高新技术研究院）、教务处、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各学位点单位

4.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组

组　　长：李胜利

牵头单位：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责任单位：发展规划处（绩效考核办公室）、人事处（教师工作部）、财务处、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各学位点单位

5.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组

组　　长：李胜利

牵头单位：科技处（高新技术研究院）

责任单位：人事处（教师工作部）、财务处、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各教学单位

6.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组

组　　长：王锡钢

牵头单位：人事处（教师工作部、人才工作办公室）

责任单位：发展规划处（绩效考核办公室）、财务处、教务处、科技处（高新技术研究院）、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各教学单位

7.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教育国际化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组

组　　长：李胜利

牵头单位：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责任单位：人事处（教师工作部）、财务处、教务处、科技处（高新技术研究院）、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各教学单位

8.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校园文化建设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组

组　　长：李　平

牵头单位：宣传部

责任单位：党政办公室、教务处、科技处（高新技术研究院）、学生工作处（部）、后勤与基建管理处、团委、艺术学院，各二级党委

9.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校园基本建设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组

组　　长：孙晓华

牵头单位：后勤与基建管理处

责任单位：发展规划处（绩效考核办公室）、国有资产管理处、安全保卫处（部）

10.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校园信息化建设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组

组　　长：王锡钢

牵头单位：网络信息中心

责任单位：党政办公室（机关党委）、组织部、宣传部、教务处、人事处、科技处、财务处、学生工作处（部）、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国际教育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处、招标采购管理中心

（三）学院（部）成立“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小组，负责本单位发展规划（保障措施）编制工作。

五、工作进度安排

（一）研判调研阶段（2020 年 3—6 月）

1.开展“十三五”期间学校事业发展的成绩总结、问题分析研判工作（完成时限：2020 年 3—4 月）；

2.研究制定“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完成时限：2020 年 5 月）；

3.组建“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完成时限：2020 年 5 月）；

4.开展专题调研，聚焦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完成时限：2020 年 5—6

月）；

5.召开专门会议，安排部署“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完成时限：2020 年 6 月）。

（二）文本起草阶段（2020 年 7—10 月）

1.召开研讨会。专题研讨“十四五”发展规划中的重点问题、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等内容（完成时限：2020 年 7 月）。

2.起草规划初稿。由学校规划编制工作组起草总体规划初稿，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拟定专项规划草案，学院（部）结合自身学科专业发展实际，根据总规划及专项规划草案拟定本学院规划草案（完成时限：2020 年 7 月—10 月）。

（三）论证审定阶段（2020 年 11 月—2021 年 2 月）

1.征求意见完善。广泛征求学校各单位意见，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对“十四五”发展规划草案进行评估论证，进一步修改完善规划初稿（完成时限：2020 年 11—12 月）；

2.提交学术委员会审议（完成时限：2021 年 1 月）

3.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完成时限：2021 年 2 月）；

4.提交校长办公会议审议（完成时限：2021 年 2 月）；

5.提交学校党委常委会议审定（完成时限：2021 年 2 月）。

（四）发布实施阶段（2021 年 3—4 月）

1.报上级部门审批。

2.正式发布并汇编成册，印刷下发。

六、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安排。全校各单位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规划编制对于提升学校、本单位战略管理能力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规划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各单位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主动谋划，亲自主持编制工作，确定时间表、路线图，扎实推进，强化落实，跟踪问效，确保规划编制工作有序推进。

2.发扬民主，凝聚智慧。“十四五”规划编制事关学校发展大计，是全校师生的共同责任，各单位各部门要坚持“开门编规划”，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有机互动，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有机结合，集聚力量，凝聚智慧，汇聚共识，共同推进规划编制工作。

3.加强沟通，突出主体。各编制单位要按照《“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写提纲》（附）要求认真开展规划编制工作，单位之间要相互配合，加强沟通，做好衔接，确保各项规划有效支撑、协调一致。要坚持管理重心下移，突出学院（部）办学主体地位，确保各项规划任务落到实处。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要加强对学院（部）规划编制的指导和帮助，确保学院（部）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各职能部门保障措施要对学院（部）规划形成有效支撑。

4.严格管理，推动落实。规划编制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按照实施方案要求，高标准高起点推进编制工作。建立健全督导检查、问题清单、定期报告等工作机制，统筹监管规划编制工作，对重要工作节点、重要工作领域、重点工作任务要进行面对面督促检查、点对点精准落实，确保编制工作严

守时间、严格程序、按时保质完成。

附：“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写提纲

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写提纲

一、发展基础

（一）“十三五”建设成就及经验

1.规划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2.取得的主要成绩和经验

（二）“十四五”改革发展具备的特色与优势

（三）当前改革发展存在的差距与不足

1.与对标高校的差距及原因

2.自身发展存在的不足及原因

二、发展环境

（一）发展机遇

（二）面临挑战

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二）办学定位

（三）发展思路

（四）发展目标（总体目标和关键指标）

四、主要任务

（一）主要任务

（二）重点举措

五、保障措施

从组织保障、人力资源保障、财力保障、物力保障以及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创新等方面提出保障措施。

辽宁科技大学“十四五”专项规划编写提纲

一、发展基础

（一）本领域“十三五”建设成绩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发展环境

（一）本领域发展机遇

（二）本领域面临挑战

三、指导思想、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二）发展思路

（三）发展目标

四、主要任务

（一）主要任务

（二）重点举措

五、保障措施

从组织保障、人力资源保障、财力保障、物力保障以及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创新等方面提出保障措施。

辽宁科技大学学院“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写提纲

一、发展基础

（一）“十三五”建设成就及经验

1.规划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2.取得的主要成绩和经验

（二）“十四五”改革发展具备的特色与优势

（三）当前改革发展存在的差距与不足

1.与对标高校的差距及原因

2.自身发展存在的不足及原因

二、发展环境

（一）发展机遇

（二）面临挑战

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二）学院定位

（三）发展思路

（四）发展目标（总体目标和关键指标）

四、主要任务

（一）主要任务

（二）重点举措

五、保障措施

从组织保障、人力资源保障、财力保障、物力保障以及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创新等方面提出保障措施。

方案起草人：张鑫杨，辽宁科技大学发展规划处综合科科长。

2018年辽宁科技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研究专项课题结题名单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鉴定等级
1	GJ18ZD02	转型发展高校艺术专业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平台的构建	马　琳	优秀
2	GJ18YB04	项目驱动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魏　东	优秀
3	GJ18YB03	国内外创新创业教育典型案例分析及其对转型发展高校的经验启示	邬晓娟	优秀
4	GJ18YB22	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背景下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供给侧人才交互性英语口语教学模式研究	黄晓丽	优秀
5	GJ18YB23	综合类高校音乐专业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推进策略与实践探究	姜　华	优秀
6	GJ18ZD05	“校企政研”共助下的设计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平台模式研究	汪　江	合格
7	GJ18YB02	多学科多课堂交叉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教学体系探索与实践	陆永祯	合格
8	GJ18YB17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应用型测绘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高良博	合格
9	GJ18YB24	支持双创教育的基于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训练课程体系建设	李东华	合格
10	GJ18YB08	曲艺表演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服务鞍山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入方式及其对接路径研究	李　红	合格
11	GJ18YB20	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研究	刘　丽	合格
12	GJ18YB07	转型发展高校工程人才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实践	卢艳青	合格

13	GJ18YB10	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环境下本科教学的主体责任及开放式成长平台构建	徐英黔	合格
14	GJ18ZD04	基于 TRIZ 理论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实践及学生社团的建设	李志辉	合格
15	GJ18YB01	电子信息类应用转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探索	徐少川	合格
16	GJ18YB18	普通高校体育社团对创新人才培养的促进作用研究	马全艳	合格
17	GJ18YB21	应用型转型背景下网络工程专业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教学平台建设研究	孙良旭	合格
18	GJ18ZD01	以“3 赛 3 训 3 结合”为着力的创新创业教育载体的建设与实践	汪　曦	合格
19	GJ18YB11	“三融合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研究	徐　杨	合格
20	GJ18YB15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学与创新驱动关联性研究	房丽娜	合格
21	GJ18YB12	跨学科，跨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金融工程专业为例	王　娜	合格
22	GJ18YB25	创新创业环境下转型发展高校大学计算机课程立体化教学模式的构建—以《WEB2.0 网页设计》课程为例	袁　平	合格
23	GJ18YB14	基于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化工虚拟仿真平台建设	姚颂东	合格
24	GJ18YB05	基于转型发展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模块化大学英语后续课程体系研究	赵　晴	合格
25	GJ18YB06	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的法律意识自觉和法律风险防范研究	房娇娇	合格
26	GJ18YB26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及评价方法研究——以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为例	刘　新	合格
27	GJ18YB19	基于“广普式”和“精英式”耦合方式构建多段多层次的创新教育实践载体及项目化运营--以机械类专业为例	赵　旭	合格
28	GJ18YB09	培养旅游创新创业特色人才促进鞍山旅游产业合理发展	张　营	合格

29	GJ18YB13	聚力“四融合”创新创业教学模式 推动表面工程技术普及与深入	燕　峰	合格
30	GJ18YB16	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的实践载体及其产业化， 项目化运营方式	王　健	合格